

■现场

厦门会议花絮

□樊发稼

与老同学韦苇同住

2009年深秋,“海峡两岸儿童文学笔会暨海峡两岸儿童文学交流20周年紀念会”在厦門召开。而厦門是个“小”地方,此时恰逢会议高峰,酒店床位特別紧张,所以这次与会代表一律两人合住一間。

我和老同学(上海外国语学院俄語系同級生)韦苇同住一室。这是我和这位学长(他长我3岁)有生以来第一次“同居”,睡前少不了回忆五十多年前的学校往事,两个人常常感慨万端,唏嘘不已。

坦率地说,当最初被告知我将和韦苇同学同住一室时,心里是相当惶恐的。因为看他壮牛一样的躯体外观,我以为他必定是呼噜大王。

——万万没料到,他其实睡觉一点响声都没有,老实之极,可谓静若处子。

有天夜里,聊得太晚了,由于过于兴奋,韦教授担心会睡不好,便服用了随带的几片安眠药。没想到吃了安眠药,竟辗转反侧,一夜不眠!一宿没合眼的老教授早晨起来,一副没精打采的样子,表情极为痛苦地对我说,唉,我通宵没睡着……

我问:“你的安眠药会不会过期失效了?”

“不会的不会的!”教授一面坚定地說,一面打开床前的小屉,举起小药瓶一看,不禁大声惊呼:“啊啊!糟糕糟糕!”

——原来,他昨夜睡前服用的不是安眠药,而是维生素B2!

被提到最多的林焕彰

会上,林焕彰先生是被大家提到最多的一位台湾代表。因为他是1994年8月首次率7位台湾儿童文学作家来大陆访问的“首航船长”。会议“茶歇”时,我和他一起喝咖啡,吃点心。我说:“焕彰兄,金碑银碑不如口碑啊!”我在发言中称林先生是两岸儿童文学交流的头等功臣,这是我的肺腑之言。他曾是《联合报》的文学编辑,本职工作与儿童文学无关。过去他每次来大陆参加交流活动,都需要请“病假”或“事假”,而且要扣去请假期间的工资!

在论坛环节,诗人林焕彰走上发言席,开始他的发言。我立即记下他开头說的一句话:“以文学交心,为儿童养心。”他朗诵了一首诗,关于“不在和”,当他朗诵到谁谁谁(当年积极参与两岸交流的热心作家)不在了,例如“林海音先生不在了”,“李潼先生不在了”,“洪汛涛先生不在了”,“陈伯吹先生不在了”时,几度哽咽失声,这时会议室里一片唏嘘;当他回过神来,以昂扬的声音朗读“但他们的作品还在,他们的精神还在”时,全场掌声雷动……

时住浙江少年儿童出版社副总编辑的孙建江自始至终义务担任这次活动的摄影记者,而且高级相机不离手,尽心尽职,辛苦之至。他抓拍了很多珍贵的感人画面。上述林焕彰先生发言时“哽咽失声”的镜头,当然也被他及时抓拍到了,并立即在微博上披露出来。

台湾大老马景贤

“大老”是尊称,是前辈、先进、先贤之意。

马先生是台湾儿童文学界几位德高望重的大老之一,籍贯河北良乡。我已经整整17年不见他了。这次骤然相晤,双方都激动之至,拉着手久久不放。岁月在他身上留下重重的印迹,令我辛酸感慨不已。当然人家看我也一样,老天是一视同仁的呀!

在会后的游览采风活动中,我们俩常常坐在道旁小憩,不能跟年轻人同步前进了。我对先生说:“那年在台北见到你时你还健步如飞啊!”他只是友善而无奈地微笑着。他的脸上分明映出一行字:“年岁不饶人。”是的,他明显地步履蹒跚了,夸张点讲,有点举步维艰啦。路若有点坡度,必须得有人“保驾”——小心地搀扶着。

一次,我和先生正挨着坐,“花婆婆”方素珍咯咯欢笑着走来加坐我们身边,说:“来的时候,在机场,马老一再说要给樊先生买点礼品,我说不必不必,被我劝住了。”马老此时憨厚地、似略带歉意地朝我笑笑。我立即想起他正是当年林海音先生一再给我们讲的一则经典故事(笑话)里的主角啊!

林海音先生讲的“笑话”大意是:上世纪八九十年代,马老和小方两次同行,一次去韩国,一次来大陆。两次外出,适逢小方都身怀六甲。马老傻傻地问小方:“为什么我和你在一起,你都会怀孕呢?”这个笑话,经林海音先生“添油加醋”有声有色地讲述,每令“听众”们笑得前仰后合、乐不可支!

最被关切的那个人

会议期间,无论是海峡对岸的朋友,还是大陆同行,向我询问得最多的是童话大家孙幼军先生的健康状况。

——这真是奇了怪了!幼军先生明明很好啊,怎么境内外众多朋友都那么关心他的健康状况?

哦,“事出有因”,想必都是传言传的。传言就是转话,转来转去,意思便走样了,“变形”了。倒是的,前段时间,幼军确曾有过小恙,甚至住过院,我去看望过他。其实没什么,在我看来都和越来越上岁数有关,比如血压、血糖都稍稍“超标”,牙齿不怎么坚固了,最严重的是,耳朵明显失聪,我和郁雨君给他写“伊妹儿”,就戏呼他为“真龙(韋)天子大人”,看来开朗豁达的他也乐于默然、接受。

说起耳聋,我顺告诸位:幼军接电话确实有困难,所以一般不要给他打电话;若有要事,可请幼军夫人朱景彦大夫转告。如朱大夫不在家,幼军好像连电话铃声也听不见(台湾朋友谢武彰先生曾给他支招,说台湾有一种装置,打进来电,没有铃声,而是会闪闪发光……)。

话休烦絮。我现在正式、郑重向大家通报:

孙幼军先生近况不错(耳朵除外),他心绪甚佳,香烟照吃不误(积习难改。就这么点嗜好,不要求人家改了野),每天看看闲书(写作确是少了),玩玩电脑,倒也蛮开心的,疑似闲云野鹤,优哉游哉。我预计他活到120岁绝无问题。请朋友们释怀、放心!

(然而,再看上述文字时,我更觉凄凉无奈,短短两三年,孙幼军的健康居然真如朋友们之前莫名担忧的,出了问题。真是岁月不饶人呢!)

“双胞胎”?

有道是,世界上没有两片完全相同的树叶。人的面孔也一样,即使是双胞胎,相似到外人难以分辨的程度,但母亲一眼就可认出哪是老大哪是老二。

这次厦門会议出了一件奇事。

那饭后散步。啊!对面走来的不是上海的刘绪源吗?我正要上前打招呼:“绪源,没听说你会来啊!你怎么长高了?”话到嘴边,差点说出口,仔细一瞅:不对,他可能不是刘绪源。果然,他是台湾作家林世仁!但这位林先生,那个脸型、那个发式、那个微笑、那个谈吐风度和举手投足,乃至衣着打扮,真的酷似刘绪源!差别仅仅在于:台湾林先生的个子比刘绪源高一些。

后来我把这个“发现”求证于认识绪源的沛德、建江、金波、之路等几乎所有与会的大陆朋友,对方无不惊呼:“像极了!像极了!”

某日参访途中,我、沛德、林先生走到了一块儿。沛德告林:你特别像上海作家刘绪源,那个刘先生是个大才子,在大陆名气很大,原任《文汇报》笔会副刊主编,现因年届六十刚退下来,但还兼审部分稿子……

林先生对此特感兴趣,说将来有机会很想见见绪源。

——我突然奇想:哪天绪源当上了领袖人物,若有歌颂他的电影或电视剧,请台湾的林世仁来当特型演员再合适不过啦!

■讲述

卓玛的眼泪

□屈全绳

原心的心声;表达了让光芒在藏族同胞心头辉映,让电灯在千家万户闪亮的生活愿望。

40多年过去了,酥油灯已经成为储存在记忆深处的历史符号,绝大多数藏族同胞正在“电”的照耀和辉映下,享受着日益繁荣的改革开放成果,而小卓玛却趴在酥油灯前,在黑黝黝的小屋里用心读书。想到这里,我的眼眶禁不住潮湿。我克制住即将滚出的泪水,让小卓玛选唱一支她最喜欢的歌曲给大家听。卓玛略加思索,居然开口唱出了我脑子刚刚闪过的《逛新城》。虽然这首二重唱被卓玛一个人用藏语唱得有点跑调,但神情的专注、天真的童趣,让我们一行人充分感受到她对歌曲的理解、对新生活的期待。就在大家为稚嫩的歌唱家鼓掌的那一刻,眼泪从卓玛发炎的红眼角滚落下来。

卓玛的眼泪感染了我,似乎酥油灯的油烟连我的眼泪也熏出来了。看着卓玛红肿的眼睛,我清楚她的眼泪是为告别丝丝燃烧的酥油灯而流的,是为向往电灯在小屋里辉映而流的。

临告辞前,我让小卓玛坐到跟前,再次用纸巾擦拭她脸上的泪痕,鼓励她用功学习,奶奶在家时最好到屋子外面读书做作业。我问她需要什么学习用品,卓玛怯生生地摇摇头说她不要什么。卓玛是用汉语回答的,而且说得很流畅。在我的再三启发下,她才细声细语地说,她想在电灯底下读书、做作业。电视里的动画片好看极了,她听同学讲过,她家里不通电,看不上电视。“电!电!电!”我抚摸着卓玛的小辫子,她对“电”的憧憬与渴望像一股电流撞击我的心扉,我只说了一句话:“卓玛,我们来的路上已经竖起了电线杆,你的心愿很快就能实现!”

从旺堆家出来,乡里的同志告诉我,政府已经在县城附近为牧民建了定居点,旺堆的父亲和妻子离世后,老阿妈心里难过,想在这里多待两年再搬家。像这样的情况还不止旺堆一家。政府的同志还表示,他们要继续动员牧民搬家,同时加快正在建设中的几个小水电站,争取三五年内让这里的牧区永远告别不通电的日子,但动员搬迁的工作还是很困难的!亡灵犹在,故土难舍。我能理解老阿妈不愿搬家的心情,更担心卓玛的视力会变得越来越差!

转瞬之间8年过去了。2007年6月20日,我到拉萨参加西藏军区“解甲园”离退休干部住宅小区开工奠基仪式。在拉萨河畔建设一座可容纳几百户的现代化小区,是历史性的突破。它标志着西藏终于有了自己第一座正式的干休所,这也标志着全国海拔最高的干休所将在拉萨落成。西藏自治区领导对这个建设项目很重视,纷纷在奠基仪式上发表了热情洋溢的讲话。军地文艺工作者表演了欢乐的节目,围观的藏族群众喜笑颜开,《喜马雅雅》《逛新城》等新老歌曲,让历史与现实的旋律在布达拉宫上空交融回荡……

隆重喜庆的奠基场面在西藏电视台播出后,我忽然接到旺堆的电话,说他半个小时后带卓玛来招待所看望我,还想听听我对卓玛高考填报志愿的意见。在座的部队同志听说我有客人要来,便先后告辞,我也匆匆赶到西藏军区大门外,等候久别的藏族客人。

大门紧邻马路,一串串汽车灯光为川流不息的车辆

飞机在拉萨上空盘旋。高天湛蓝,白云缥缈,布达拉宫的红墙时隐时现。

凭窗望去,拉萨河两岸的平原山岗上,高压电塔架耸立,高压线纵横交错,强大的电流把社会主义现代化的新生活源源不断地输送到广袤无垠的雪域高原,输送到奔向小康的藏胞人家。飞机下的电网打开我的记忆,8年前小卓玛向我演唱歌曲《逛新城》的那一幕景象又在眼前浮现出来。

1999年5月,我到西藏山南地区了解藏族退伍战士的安置情况,在一个偏远的牧区找到了旺堆的家。从昆明陆军学院藏族中学毕业的旺堆,是部队的仪表修理工。父亲和妻子相继去世后,家里生活拮据,旺堆同几个退伍战友去深圳打工,留下两个女儿,由六十多岁的老阿妈照料。9岁的卓玛与5岁的妹妹同奶奶住在尚未通电的一间土屋里。世世代代的牛粪烟熏,夜以继日的酥油灯烤,使得不大的屋子四壁像涂了一层黑色的颜料。

在十多里外读书的卓玛常常是在两头摸黑中上学放学。我去的那天正逢老师外出开会,卓玛与同学被告知不用去上课。我们上午10点多赶到旺堆家时,老阿妈带着小孙女外出采蘑菇去了,卓玛一个人趴在屋子墙角的矮桌上做作业,小脸紧贴着酥油灯的灯光,脑袋随着灯光的晃动微微晃动。东面的墙壁上有一小孔小窗,可能是为了防止野兽袭击,小窗开得很高,明媚的阳光从窗孔投进屋里,像一束小筒的灯光平射进来,在对面泛黑的墙壁上落下一小团黄斑,地面上没有丝毫光辉。屋子里光线朦胧,小矮桌上那盏酥油灯的灯焰纤弱而恍惚,黄里透红的火苗像几只爬在酥油灯上的萤火虫,被窗口钻进来的一缕野风吹得东倒西歪。

高原太阳的光芒与旺堆屋子的黝黑,让我仿佛置身于两个世界。踏进屋子好几分钟,我的瞳孔才看清楚面前这位藏族小姑娘的模样。

卓玛个头不小,脸庞扁圆,颧骨微凸,浓密的头发被精心编成一条小辫子垂在脑后。黑里透红的脸色告诉我,她不缺营养,身体健康。可仔细观察,总觉得这孩子眼神里少点什么。本应是清澈纯洁的眸子有些轻微的红肿,浑浊的眼角残留着成年人熬夜后才渗出的分泌物;本应是活泼灵动目光有些呆滞,眼神给人以空空洞洞的感觉。再凝目细瞧,这才发现卓玛的鼻孔像两个小黑洞,十分刺眼。一块儿来的同志告诉我,这孩子眼睛先天近视,上学回家后又天天在酥油灯下做作业,烟熏火燎时间长了,视力越来越差。我掏出随身携带的消毒纸巾,先轻轻擦去卓玛眼角残留的分泌物,又仔细擦干净被酥油灯烟熏黑的鼻孔,再慢慢擦去脸上的泪痕与污垢,于是一张清纯的女孩子面孔出现在我面前。我一下惊呆了,原来卓玛长了一副小明星的脸形和五官!

同行的地方同志说,小卓玛虽然还不满10岁,但会唱很多好听的歌,才旦卓玛演唱的《北京的金山上》《翻身农奴把歌唱》《洗衣歌》《逛新城》等等,小卓玛都唱得有腔有调,很受欢迎。看到眼前忽明忽暗的酥油灯,我不由得想到《逛新城》这支脍炙人口的歌曲。1959年国庆节前后,这支吸收诸多藏族音乐元素,生动表达翻身农奴对美好生活憧憬和向往的男女声二重唱歌曲,一经平措卓玛和土登在拉萨演唱便不胫而走,迅速传遍长城内外、大江南北。这支歌的第一段歌词写到:“为啥树杆立在路旁,上面挂满了蜘蛛网呀?电线杆子行对行,纳金日夜发电忙,机器响来家家亮,拉萨日夜放光芒呀。”歌词朴实鲜活,旋律优美动听,生动地唱出了藏族群众游览拉萨古城新貌的喜悦心情,是西藏人民进入新时代在音乐史上的形象记录。它传递了藏族同胞渴望建设更多的纳金水电站,把“蜘蛛网”架满雪域高

车流缝隙中的人

□安丽芳

北京这个首都城市,应该是全国路最阔、车最多、人最密集的大都市。若站在高处俯视,车流如江河大海之水,源源流淌,无休无止。初到北京时,车流看得我头昏眼花,感觉天眩地转,即便已睡在床上,一闭眼仍感到地面在不停地旋转。

夜晚,车流成为北京的一道景观,像无数条巨龙在穿梭。亮着红色尾灯的车流,像火龙一样从地面穿梭而去;亮着前灯的车流如一条通体透亮的金龙迎面而来;红绿灯像一把锋利的剑,将长长的车流齐腰斩断,头部已呼啸而去,被切断的尾部虎视眈眈。

我常坐在小车里,陪同女儿驾车行驶,成为车流巨浪中的一滴水。车流如潮,比潮水更可怕。纵横车距几乎是摩肩接踵,稍有不慎便发生剐蹭。绿灯一亮如憋足水的闸门被打开,激流涌进。谁都急于奔走,时间就是金钱,在大都市最能体现。在北京开车与其说是赶路,不如说是在磨练人的意志——你必须足够从容、冷静、忍耐、宽容。性子急的人,或许会更加暴躁,恨不得驾车飞跃“万重关”,但这种人开的就是玩命车了。

大都市每日车流如海,密集的车流缝隙中居然生息着各种不同的“鱼虾”:有散发广告的,有卖报的,有兜售汽车配件小玩意儿的,还有领路的和乞丐、小偷等等。他们成天穿梭在车流中,在车流缝隙中生存。他们身在危险之中,但却似乎如鱼得水,机敏、迅速、胆大。车流成了他们的市场:红灯亮,车流刚刚刹住,散发各种广告的就出现在车前,没商量,将印着广告的卡片纸页往车窗里塞。若车窗不开,便插到雨刮器下、车门把手里,或者扔进车窗、贴在车后。这种做法让人生厌。有一次,一位美国朋友刚下飞机,双手拎包来不及阻挡,散发广告的人就将广告纸塞入他行李包和上衣袋、下裤袋,凡能塞得进的地方都被用上了。只差鼻子、耳朵没有被插上广告,把这个外国人弄得莫名其妙。

“晨报!”“晚报!”卖报人像一群鱼迅速地穿梭,无论车流怎么急、行人怎么忙,卖报人总是不慌不忙地把各种报纸一份份递进车窗,如数收钱,即使一张百元的大票子,也不必担心车开了他还没有找你钱,他会迅速、准确地掌握红灯的时间。北京人看报基本是在地铁、公交车的行驶途中。车流从卖报人身边穿过,他们像流水中的石头,站定不动,又迎接新一轮车流。

车流中的乞丐基本上是些老人、小孩,他们既讨人嫌又非常可怜。车流还在缓缓蠕动时,就有乞丐轻拍打着车窗,像老朋友似的和你打招呼,你还以为是谁呢。开



都市车流

了车窗,他们就合掌点头,聊天一样趴在车头上,甜言蜜语喊得你不给钱都过意不去,有时候给少了他们还捧着车骂人呢。也有的乞丐显得并不像是白和你讨钱,他手里挥舞着一条脏兮兮的毛巾,吐口唾沫给你擦车,弄得车主赶紧给他一块钱,告饶别擦车了。别看须发飘飘的老太太,在车流中行走得甚是利落、精干。他们挨个车讨一遍,每日接待一拨又一拨的车流,一天下来可是有账可算呀!

外地人刚开始在北京开车,会觉得不大适应。进入如织的车流就像进了八卦阵,而上了立交桥,绕来绕来,又绕回来了,该在哪里并线,在哪里转弯,一旦错过出口,又不知要绕到哪里方可回来。所以就有了领路人这职业。给车领路很简单,只需举一张写有“领路”的纸牌,站在高速公路入京的路口或桥边,就有人招呼他上车。这

些人一般是本地退休司机,不仅带路还给你当导游。

车流缝隙中还有人卖汽车小零件之类,比如坐垫、方向盘套子、雨刮,以及各种车里装饰品和盗版影碟等。

谁也没有想到,车流中还会出现小偷,车不都关着门在走吗?要不是亲自经历过,谁信?红灯亮,车停了,一个骑自行车的人靠着小车停下来。突然间,只听自己的车后砰的一声响,以为后面被人追尾。你肯定立即开了车门出去看,发现并没有事,只是一个骑车人开玩笑地拍了一下。你迅速又回到车座上,可发现座位上的皮包已不翼而飞。前后两个骑自行车的人早已不知去向……

车流如江河之水日夜流淌,穿梭在车流缝隙中的人如江河里的石头,以不变应万变,好比是铁打的营盘流水的兵。偌大的城市,形形色色的人群。寄生在车流缝隙中的人如生活在森林里的鸟,已习以为常。